

石榴花开秋光美

■李恂凡 张德辰 王宁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初秋时节,天山南麓新疆库尔勒市巴格吉格代村的田畴,五彩斑斓,似火的红、流金的黄、含黛的绿,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美丽。

红红火火的石榴树上硕果累累,村民艾尼瓦·艾买提站在村口,踏着脚向远处一个劲儿地张望,等待着休假回家的“儿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人武部某独立营排长刘林。

“我的孩子回来了!”见到期盼已久的亲人,艾尼瓦·艾买提激动不已,小跑上前,与刘林紧紧拥抱在一起。

用心、用情融入基层,争做民族团结的推进者、兵地融合的实践者,增收致富的带头人,刘林在巴格吉格代村做的好事实事就像树上的红石榴,看得见却数不清。他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孔雀河畔的“兵巴郎”(巴郎,维吾尔语意为小伙子)。

刘林出生于云南省曲靖市一个小山村,母亲去世得早,他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乡亲们心疼这个伢子,一路呵护他成长。懂事的刘林学习异常刻苦,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后来,他响应国家号召,携笔从戎。

苦地方,远地方,是干事创业的好地方。2015年夏天,刚刚考入陆军边防学院、学习维吾尔语的刘林背着迷彩行囊,来到美丽的孔雀河畔。根据学校安排,他要在巴格吉格代村村民艾尼瓦·艾买提家里,进行为期4个月的语言实习。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在祖国的万里海疆上,矗立着一座座灯塔,它们宛如一个个哨兵,日夜守望。

曾几何时,这些沿海灯塔由海军舰保部门管理,大型的重要灯塔有专人看守,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灯塔无法住人,由生活在岸上的航标兵定期更换电池、维护保养。沿岸哪儿有灯塔,哪儿就有他们的足迹。

这天,天刚蒙蒙亮,航标兵就装上了充满电的电池,乘坐登陆艇出发了。艇出港湾,开始颠簸起来。航标兵毕竟不同于长期与风浪打交道的水兵,应付浪涌还不太自如。你瞧,早餐时间,水兵们一手端着一碗稀饭,一手抓着一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而航标兵就不同了,随着浪涌的起伏,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将馒头送进嘴里。三下两下晃荡之后,航标兵脸上渐渐变了模样,胃中好像翻江倒海一般刮起了风暴,面对可口的馒头都没了食欲。无奈只得找个床位躺下来,而一颗悬着的心,随起起伏伏的波涛,跳动在惊

艾尼瓦·艾买提的妻子帕提古丽·阿西木,高兴地把刘林迎进家门,还为他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初来村里,刘林水土不服常生病。一天夜里,他发起了高烧,帕提古丽·阿西木来到床边,放下刚煮好的粥,将毛巾轻轻敷在他额头上,细心地为他掖好被角。“多么像我梦中的妈妈……”刘林默默地淌着眼泪。

在帕提古丽·阿西木的家里,刘林经常帮助妹妹们补习功课,还为家里买来电热水器和洗衣机。每日,他和家人一道下地干活、修剪梨树、清扫羊圈。夜深人静,刘林在灯下学习,帕提古丽·阿西木就在一旁静静地为他缝补衣裳。

“你和我的娃娃一样,以后就叫你阿里木江吧!”一天,帕提古丽·阿西木郑重地对刘林说。

刘林直点头,心里暖暖的。从那以后,帕提古丽·阿西木总向人自豪地介绍:“这是我的阿里木江,我家的‘好巴郎’!”

2019年8月,帕提古丽·阿西木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正在兵团某训练基地参加新学员集训的刘林焦急万分,专门请假陪她去乌鲁木齐治疗。

“阿娜(维吾尔语意为妈妈),别怕,有我在。”刘林把军校毕业后的第一笔工资全数给了帕提古丽·阿西木,并守在病床前悉心照顾她。遗憾的是,帕提古丽·阿西木最终没能战胜病魔,临终前,她拉着刘林的手说:“阿里木江,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听到这句话,刘林泣不成声。

转眼间,刘林实习期满。回到军营后,他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晚上做梦总

是梦到村里的事。思来想去,他向学校申请利用寒暑假到巴格吉格代村开展军民共建、脱贫攻坚志愿活动。

再次来到巴格吉格代村,刘林被聘为“荣誉村委会主任”。一有时间,他就走家串户去寻访。哪家房子年久失修、哪家缺少劳动力、哪位村民身体有病需要照料,他都一一记在本子上,发动大家一起帮助解决。刘林还申请加入农民夜校教师队伍,在教授村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维吾尔语水平。几个月下来,刘林和村民们感情不断加深,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巴格吉格代村的梨树遭遇虫害,村民们愁眉不展,刘林闻讯后请来技术人员实地指导,组织村民修剪枯枝,治理虫害。秋天,香梨大获丰收,村民们又为销路犯了愁。刘林和驻村工作队一起探索网上直播销售模式,将香梨卖到全国各地。这一年,村里的香梨种植户户均增收三成。

村民家的羊丢了,刘林不但把羊找了回来,还细心帮忙加固了羊圈;村委会会议室里的地砖年久失修,刘林买来新地砖铺好;吐尔逊古力·艾拜大专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刘林经常上门鼓励她并提供就业信息,吐尔逊古力·艾拜很快振作起来,通过考试成为哈拉玉宫乡派出所民警。

志愿活动结束的那天,依依不舍的村民们早早来到村口,含泪送了刘林一程又一程。“阿里木江,你什么时候再来?”刘林眼睛也红了,喃喃自语:“多么淳朴可亲的家乡,你用真情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把心交给你!”

2019年7月,军校毕业分配时,刘

海之光

■徐荣木

返回巢穴,仔细检查,也许是见巢穴的蛋一个都没少,鸟儿们发出欢喜的“嘎嘎”声。

一场台风过后,一座沿海小岛的灯塔熄灭了。此灯塔地处航道要冲,每天过往船只数以千百计,没有这座导航的灯塔,那些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水手们会心生迷茫。航标兵接到上级命令后,迎着呼啸的狂风随艇出发了。一排排浪涛如狼似虎,执拗地、狂野地扑向登陆艇,一簇簇浪涌被摔得粉碎,泡沫飞溅。远远看去,浪花把四面环海的小岛紧紧地裹在怀中。

登陆艇迎着海浪绕着小岛转了一周,终于在背风面找到一个登陆点。登陆艇停走走,渐渐地向小岛靠拢,伺机把舱门缓缓地放了下来,轻轻地搭在一块礁石上。航标兵背上电池,从舱门鱼贯而出,踏上小岛。

林主动选择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兵团第14师人武部某独立营工作。

兵团第14师第47团是沙海老兵精神的发源地——1949年12月,1800余名官兵从阿克苏出发,在荒漠原野风餐露宿15个昼夜,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为解放和田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后,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征尘未洗又走向荒原,用“军垦第一犁”在戈壁大漠播下了理想和希望。

老兵穿越沙漠、屯垦戍边的光辉历程和英雄壮举,深深地打动了刘林,也更加坚定了他传承兵团精神、扎根边疆的决心。

独立营驻地附近有一所中学,少数民族学生占多数,刘林自告奋勇担任校外辅导员。有一次,刘林给学生讲述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事迹,学生们激动地说:“长大后,我也要当兵!”“我想穿上军装,保家卫国!”

如今,每当看到官兵巡逻执勤,孩子们便主动向官兵敬礼。这一幕幕温馨又令人振奋的画面,成为沙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几年里,刘林多次深入和泰新村调研,倾听民声,深切感受到富起来的村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他便主动向上级作了汇报。在兵团军事部、第14师人武部协调下,和泰新村相继建成军民文化广场、爱民文化长廊和爱心图书室。

刘林用大爱和汗水浇灌着民族团结的绿洲,先后被评为兵团军事部“十大天山卫士”、兵团第14师昆玉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石榴熟了,露出一颗颗饱满热烈的石榴籽,似乎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在广袤的南疆大地上,一幅乡村振兴的幸福场景,正在刘林和乡亲们手中变为现实。

我的兵之初

2012年,我参军入伍来到了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入伍学的第一首歌是旅歌《代高呼董存瑞》,上的第一堂课是学习董存瑞精神。那时的我刚满18岁,尚有些懵懂,还未曾体悟老班长董存瑞的英雄壮举会在自己身上留下多么深的精神烙印。

我很快迎来了紧张的新兵训练。第一次跑完3公里,我沮丧地发现自己垫了底。新兵排长恨铁不成钢地瞪了我一眼。晚点名时,我站在队列中怅然若失,被点到名字时也迷糊了好一阵才答“到”。我想,新兵班长王长江一定注意到了我的异样,可他并没有批评我,只是从那以后,每次跑步,都有意跟在我后面。每当我跑到精疲力尽时,王班长就在我身边吼起了旅歌。

“灿烂的群星,钢铁的团队,战旗下行进着千万个董存瑞……”慢慢地,我也边跑边吼,身体随着脚步起伏跃动着,一句句铿锵有力的歌词如同电流般袭过我的身体。那一刻,我猛然间找到了融入这支英雄部队的感觉。

下连后,我担任二炮手,战斗时主要负责炮弹的装填工作。这项工作对体力要求相对较高。一次战备拉动演练,我扛着大约有我身体一半重量的装备,奔袭到2公里外指定地域时,人已接近虚脱。连队集结完毕后,连长进行讲评。他看到我在队伍里的持枪动作有点变形,严厉地说道:“无论再苦再累,我们都要时刻握紧自己手中的枪!”连长一语双关的讲评让我刻骨铭心。

从此,握紧手中的枪,争当董存瑞传人,成为我的人生座右铭。还记得那次训练,全连最老的兵黄瑞班长为了调动我们训练的积极性,告诉我们:“大纲规定引信的分解与结合为9秒合格,6秒优秀,谁能练到4秒,并在5分钟内背着这枚炮弹跑到山脚再回来,最后把炮门平举到胸前保持半分钟,就让他今年演习时第一个打实弹。”

黄瑞班长的话,让我们这些下连才4个月的新兵沸腾了,尽管心中有些打怵,但我们都铆足了劲,个个跃跃欲试。前两个课目接触比较多,可要把比自己还重的炮门平举到胸前,我们以前试都没试过,更别说举半分钟了。

当时,我脑子一热,第一个报了名。得到批准后,我快速将引信帽搓下,再用扳手将引信旋下,最后按照要求完成结合。“3.88秒,达标!”紧接着,我迅速抱起炮弹,向山脚冲刺。

负重奔跑在崎岖的山路上,跑了200米后,腿像灌了铅一样,喘气像拉风箱,汗水像辣椒面一样往眼里钻,但一想到能第一个打实弹,我便兴奋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再跑快点。

“4分51秒,合格!”折返后听到这个消息,我快速抖了抖胳膊,准备举炮门。黄瑞班长许是怕我受伤,叫停了我,让我做几个俯卧撑,先活动活动。可我这时的激情已经膨胀到极点,想都没想就说:“冲山头过头了!”

黄瑞班长见状,忍不住笑着说:“今年的新兵真‘虎’,开始!”平时经常拎炮门进行分解训练的我,从来没想到把炮门举到胸前是那么重。可我当时一心想着,一定要像老班长举炸药包那样,把炮门举30秒。

我汗如雨下,咬牙硬挺着……28、29、30!闯关成功,最终,我获得了演习打实弹的“口头许诺”。也就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英雄连队的兵了。

新兵那一年,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

走在行进的队伍里

■柯青敏

打实弹;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经受多大的打击,一想起老班长,我们身上就有了使不完的劲。每天晚点名,营区每个连队主官都在队伍前呼点老班长的名字,每个连队官兵用尽全身力气答“到!”听着营区回荡的一声声答“到”声,我知道我们此刻已经化作万个“董存瑞”。

而我的战友也确实如此,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没有忘记在老班长雕像前立下的誓言。战友秦文星退伍后扎根基层,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蒋冠恒退伍后成为公交车司机,早出晚归为市民们提供便捷的出行服务……今年“八一”前夕,老战友们组织了一次聚会。聚会上,秦文星把老战友们吼着旅歌一起跑步的小视频发我,问我:“你看这5公里跑得有没有你们快?”

我像查岗口令一样,回了两个字:“未完。”

秦文星心有灵犀般地回了两个字:“待续。”

我感慨万千,在这支部队服役过的官兵都是有根和魂的,是英雄精神哺育的红色血脉。无论身在哪里,只要祖国一声召唤,我们一定会做出同一个选择,也是唯一选择——从四面八方奔跑

到行进的队列里,会合在老班长的雕像前……

我又一次想到那首诗:

“看步步脚印……
看关山重重……
有多少英雄啊
都在我们的行列中!”



狼牙山五壮士(油画,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杨克山作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我的祖国我的海

■田海涛

祖国的海,也是我的海,我们的海
祖国,请放心地
把浩瀚的大海交给我吧
交给一群矢志报国的青年
一群前赴后继
热爱祖国和大海的青年

这群青年正如眼前
滔滔不绝的江水
一波一波奔赴大海
融入大海
在广袤的海域上
涌动起一层又一层
经久不息的爱与波浪

千百条支流汇聚成磅礴

这磅礴中有我
祖国,我要与您在海上汇合
在每一滴海水的落款上
写上我的名字
我要完全融入这片海
在您的深情注视中
海风呼唤一次
我就探出头来回应一次

甘巴拉雷达站

■顾中华

八十四级台阶 如时光的琴键
折叠着多少坚实的足音
誓言铿锵 与冰雪对峙
生命激昂 交给崇高

高寒 缺氧
喘着粗气攀登一个个日子
与大风中的千军万马
争夺制高点

胜利的喜悦 和白云一起分享
干裂的嘴唇
说出的话语依然那么清澈
面孔过早苍老
精神却没有一丝萧瑟

数过天上的星星 内心更加灿烂
站上海拔五千三百七十四米的山顶
一览众山
羊卓雍措是高原蓝色的眼睛
遥望着天空
甘巴拉雷达站
是祖国明亮的眼睛 日夜警惕

我画出了你

■李一鸣

我有一支画笔
画过千山万水
画过世间繁华
也画过人间疾苦
可我最想画的是你
我想用所有形式
油画 国画 速写 素描
都用来画下你

我想画你闪着光芒的眼睛
但我画不出眼睛背后的故事
我想画你紧抿着的嘴角
但我画不出你对祖国的千言万语
我想画你皴裂的脸颊
但我画不出曾吹拂过你千万次的风

直到有一天我在梦中画出了你
画出你在冷风里武装越野
画出你在烈日下巡逻边境
也画出你深夜想家时眼角的泪滴

手中的画笔忽然飞走
缓缓掉落在我心头
在那白色的画纸上
在那泛黄的记忆里
我画出了你
也画出了我



长征

第6240期